

&gt; 地理

## 临沧老城记忆

□ 字廷尧

前些日子接到几个朋友的邀约,参与做一期关于“临沧老城记忆”的短视频。2分钟的短视频,时长不长,内容讲述也有限,一个小时写文案,一天时间拍摄剪辑,片子完成后觉得还可以从另一种角度展示,于是又写了一条文案,剪辑成另一支片子。两支片子最终都获得了奖,但关于这座年轻“老城”的记忆讲述还没有完成。

对于老城,我概念里不是现在窗明几净的高楼和闪烁的霓虹灯,更多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临街成排的商铺以及商铺里各式各样的小玩意。李京在《云南志略》写道:“市井谓之街子,午前聚集,抵暮而罢,金齿百夷,交易五日一集,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百年前的临沧城街市大抵也是这般模样。

临沧老城在临翔区,旧称缅宁,从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到1954年一直用这个名字。缅宁城郭建城历史则是更为悠久,明朝时,古城以木栅栏围城,到清乾隆十八年动工建设土城,乾隆三十三年改建砖城,城郭依山脊而建,中心低四周高,形似荷叶,也称荷城。对于荷城,我的认识不多,至于城内城外的街道布局,很多都是在做片子时了解到的,而关于临沧老城的变化,却有着

切实的体会。

四年前刚到临沧时,完完整整地保留着的老街就仅剩太平街了,南塘街已在拆迁改造,现在还能看到的也就只有太平街。太平街不大,街道从西大街口的十二级台阶延伸出去800米,整条街面积仅有2500平方米,是现存缅宁老街最窄小的街道,街上并无显赫的人和家族,有关它的史料记载也是少之又少,但在“临沧老城记忆”上的选题的主角却是非它不可。

也正是因为没有显赫人士和家族出现,我们对它的关注更多聚焦在这条街上生活的平凡居民和手工艺人身上,聚焦在寻常日子里老街上的一碗牛肉米线、一碗稀豆粉饵丝,聚焦在低垂屋檐下摆满提箩、簸箕的竹编店和沿街卖菜卖水果的小摊上,它离我们的生活很近,和儿时跟着父母赶山街见到的场景一样,恍然走入旧梦。

现在的古城、老街很多,老街里各式新颖、花样百出的酒馆、咖啡店也很多。相较之下,太平街可以说是一个例外,街上没有一家新潮的酒吧、咖啡店,拍照打卡的地方几乎没有,更像是每天出门归家经过的那条街。街道由鹅卵石铺成,屋宇大多是清末时期建的木结

构土房,土墙灰瓦,门窗多为雕花门窗,经过岁月雕琢,显得古朴深沉。街上的商店像是饭点被妈妈临时喊去买盐巴的那家铺子,巷子口的稀豆粉,还是临沧人从小吃到大的那家,唯一变化的只是摊主的鬓角已从乌黑变成了花白。老街的形象已然固化,深深地刻画在老一代缅宁人的记忆里。

太平街上行人不多,街上各家店铺依旧每天开门营业,卖茶卖水果的摊主依旧每天晨摆夕收,时间好像在这条街上走得很慢,即便临沧城其他街道已是日新月异,高楼林立,太平街依旧缓慢前行,初秋的雨滴顺着瓦楞滴落,发出空鸣,像极了小时候某个雨天睡醒的午后。

今天再做太平街的片子,一是那些留存的老屋,是临沧城维系历史的唯一遗存,老临沧人维系老城记忆的纽带。二是从街上走过,视觉、听觉、嗅觉传达给大脑的市井生活气息是我们早已经习惯的日常,也是一代又一代老临沧人印在生活里的文化脐带。或许不久之后太平街就会发生重大改变,保留下“老城记忆”,也是保存下的这座年轻的“老城”可以触摸到的时空。

&gt; 闲话

## 晨光里的第一缕暖意

□ 崔娅娜

县城一到冬天,天就变得灰蒙蒙的。北边山口的风一路吹过来,顺着街道巷子慢慢走,电线被它拨弄着发出长长的呜呜声。枯黄的梧桐树叶全部凋落,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瘦弱地悬着,在日渐昏暗的天空里勾勒出疏朗的墨痕。

傍晚,我穿好衣服去了城西。街道很清冷。新铺设的柏油路面上有一层哑黑色,白天里来来往往的车辆热气现在已经消散了,只留下冷冷的、不容置疑的寒意。

两旁的店铺卷帘门已经放下大半,透出里面一点昏黄的光,就像困倦的眼睛,半睁半闭。有些小超市还没有关,一开门便泄出一缕暖光和食物的味道,但很快又被风吞没了。行人很少,大都缩着脖子,脚步很快,身影被路灯拉得忽长忽短,好像被寒意追赶着。

这就是小城的冬天,并不像北国大雪封门那样壮阔的严寒,而是一种浸入骨缝里的绵长的清冷。它让一切变得缓慢而安静,露出了生活中粗粝的一面。

到达街角时,风力稍微小一点了。眼前是一条更加古老的街道,地面还留着上了年头的水泥块和昨日没有融化掉的薄冰,映着天空中的一丝光亮。

老街上一个老人,坐在自己门店外的小竹凳上。这是一间很小的日杂店,里面堆满了货物,从塑料盆、晾衣架到锅碗瓢盆,挤挤挨挨地堆在屋内,都在一盏节能灯的白光之下,默默地散发着微弱的光芒。

老人穿了一件深蓝色的老式棉袄,头上戴着同色的老式帽子,双手插在袖子里,静静地坐着,望着空荡荡的街道。

吸引我的不是老人,也不是老人的

店铺,而是老人脚边的东西。

这是一个很小的炭炉,铁皮做的,很旧,有些发黑,此时从炉盖的缝隙里飘出了一缕很细很淡的烟。烟是青白色的,在没有风的角落里笔直地上升,上升到约一人高的地方后慢慢散开,融入暮色。炉子旁边有一个用铁丝编织而成的圆罩,上面放着两块小孩用的手帕。手帕的一角绣着一朵小红花,暮色中那红色显得特别温润,犹如一粒未灭的炭火。

老人坐在小火炉边,没有看书,也没有听广播,更不像我一样左顾右盼。他的目光仿佛落在炉子上,又似乎穿过炉子,望向了更远的地方、更开阔的地方。他的眼神中透出一种宁静与专注,仿佛守望着这一缕青烟、这一炉小火,就是此时最要紧的事、最充实的事。

我在旁边看得入迷。寒风从巷口吹来,吹得我的脸生疼。看着炉边那一抹安静的红,一缕缓缓上升的烟,我心头被寒风吹过之后留下的空荡荡的感觉,竟奇迹般地减轻了一些。

炉火、手帕和老人沉默的守候,在这无边的寒夜,显得十分渺小。

我想起小时候在奶奶家的情景。冬天的晚上家里都会用一个相似的炭盆。火不旺,红红的炭埋在灰里,奶奶就借这点光亮做针线活。我蜷缩在她的脚边,听着炭火轻微的噼啪声,看着墙上我们晃动的身影,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安全、最暖和的地方。

奶奶不说话,但那盆火、那光、那炭火与棉布混合散发出来的温暖,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成为最初我对于“家”和“安宁”的认识。

老人在给谁烘烤手帕?是孙子孙女,还是一种习惯呢?不知道,也无需知道。只是在万物收藏、寒气逼人的季节里,他只点着一炉火,做着琐细而又带温度的小事。

这炉火,是抵御,也是安逸。它不喧嚣,也不抱怨,只默默燃烧自己,用它那微弱的光和温暖,宣告着生命在严寒中顽强不屈、泰然自若的精神。

希望,从来都不会是惊天动地的宣告。在北风呼啸的小城里,希望是陋巷深处一炉安静的炭火,是炉边烘烤过的带花手帕,是一位老人沉默而专注的守候。

它很微弱,但是能让一双冰冷的小手,感受到一丝温暖;它很普通,却能维持着生活中最基本的体面和尊严。天地之间虽然寒冷,但只要人心底还有火苗没有熄灭,便可以为爱的人点燃一炉温暖。

天色渐晚,街道上的路灯一盏一盏地亮了起来,在冰冷的街道上投下了昏黄的圆圈。风还是那么冷,但我的怀里像揣着一份看不见的温暖。

在冬天的傍晚,小城其他地方应该还有很多这样小光小热的情景:厨房里熬煮着的一锅热汤;楼下夫妻粮油店为晚归的学生留下的那一盏灯;街角修车铺里老师傅呵着白气,拧紧的最后一颗螺丝……

它们都很渺小,几乎被这宏大的寒冷吞没。但就是这无数的小光和暖意连在一起,便组成了这座小城穿过漫长冬天、沉默而坚强的脊梁。

在所有的事物当中,希望是最好的东西。这份希望,就美在小小的坚持里,美在寒冷的夜晚里,美在为守护一炉炭火的普通人的手心里。

&gt; 天伦

## 半碗阳春面

□ 徐启玖

母亲最见不得浪费粮食,饭桌上掉一粒饭粒,她都要悄悄拈起来塞进嘴里。她常把“糟践粮食遭雷打”这话挂在嘴边,教育我们。

那年我刚上班不久,想接母亲到县城住几日。她听后直摇头,说我上班忙,别耽误正事。直到父亲劝她“去看看娃住的地方,免得一天到晚在家念叨”,她才勉强答应。

到县城第二天,我带她在街上转转。母亲是头一回出远门,没来过大城市,像个怕走散的孩子,一直攥着我的手不放。她佝偻着背,步子细碎,路过商场明晃晃的玻璃橱窗时,总侧着身子走,不敢多瞧两眼。风掀起她花白的头发,几缕银丝缠在锈迹斑斑的发夹上,日光下愈发刺眼。进超市,她盯着货架上琳琅的商品,小声问:“这些不便宜吧?”我准备给她买点啥,她连忙抽身:“送我也不会使,别乱花钱。”

中餐时,我就近找了一家小饭店,上了二楼包间,坐下后,母亲揉着膝盖说:“不想吃饭,来碗面吧,软和。”我想起前阵子她在家念叨,没吃过县城的阳春面,于是就说:“好吧,咱娘俩各来一碗阳春面吧。”母亲的皱纹一下子舒展开了:“好啊,正好尝尝。”

两碗阳春面端上来了,细若游丝,白如春雪,还飘着葱花的香气。母亲夹一筷子,吹了吹送进嘴里,咂着嘴说:“比家里的手擀面软和多了,真好吃。”她吃得仔细,每口都慢慢品。我吃了几口,总觉得没母亲的手擀面对胃口。

我吃了小半碗,实在不想吃了,就把筷子慢慢放下了,对母亲说:“我不吃了,去楼下结账。”

付完钱回来,包间的门虚掩着。我从门缝里瞅见母亲正低头吃着我剩下的那半碗面,心里猛地一揪,喉咙直发紧。她左手扶着碗边,右手的筷子在碗壁轻轻刮着,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在安静的包间里听得清清楚楚。窗户的阳光斜射进来,落在她鬓角的白发上,也落在她袖口的毛边上。

小时候的事儿一下子涌了出来:我们兄妹几个挑食剩下的饭,母亲从来都是默默地端过去,就着咸菜吃得一干二净。有次我剩了大半碗,父亲要打我,母亲拦着说:“孩子没胃口,我来吃。”

等母亲吃完,我轻轻推开门,她抬头看见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这面真好吃,扔掉糟蹋了。”我没说话,走过去弯下腰,帮她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头发,发夹上的锈迹蹭到指尖,有点扎人。“娘,爱吃的话,明天再吃一次。”她连忙摆手说:“不了不了,吃过了就不想再吃了。”

次日,母亲把我的衣服洗了,房间也收拾得整整齐齐,执意要回去,说父亲一个人在家,料理不好刚出窝的小鸡。最终,她还是没吃上第二次阳春面。